

作為異議分子的創作者

Being a Nonconformist Artist

陳正熙 Cheng-Hsi CHEN

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專任講師

在上一期的「劇場觀點」專欄中，我們藉由幾部戲劇作品的檢視，討論對本地歷史的一種比較寬容的、開放的理解態度。面對多變複雜的歷史與現實，和關於人性的諸多問題，這樣的態度當然無法提供給我們什麼立即而有效的答案，卻可以幫助我們找到更多的觀點與可能，幫助我們擺脫制式思考或刻板印象的限制。在任何一個時代裡，我們都可以看到那些堅持獨立思考，不願意輕易接受成俗或既定觀念的作者，努力地在他們的作品中為我們呈現異質的觀點，要求或甚至逼迫社會大眾作「逸於常軌之外」的思考。

挪威劇作家易卜生(Henrik Ibsen)在百多年前，以當時婦女在婚姻與家庭中的處境為題，寫出《玩偶之家(A Doll's House)》一劇，女主角諾拉在認清婚姻生活的虛偽無情後，毅然選擇違逆傳統、離家出走，以追尋真正獨立的自我，在當時極端保守的社會中引發諸多爭議；而為了回應衛道之士敗德與害俗的指控，易卜生以更為激烈的素材與手法，寫出了更為駭人的《群鬼(Ghosts)》。在這兩部作品中，易卜生對傳統婚姻與家庭價值的強烈質疑，不僅是對

掌握道德言論尺度的既得利益階級的種種一擊，對一般大眾而言，也有如晴天霹靂一般的震撼效果。而就長遠來看，一般大眾在意識上所受到的衝擊，或許才是日後種種演變的關鍵因素。因此，這兩部在當時驚世駭俗、屢遭禁演的作品，早已被視為打開現代劇場大門的經典作品，而幾乎被視為「全民公敵」的易卜生，也被認為是建立寫實主義的大師。

英國劇作家約翰奧斯朋(John Osborne)，在二次大戰後低迷的英國社會中，讓高學歷卻失業、對人生充滿憤怒的年輕人Jimmy，在《憤怒回顧(Look Back in Anger)》劇中，以市井之中的粗言穢語，對當時英國社會的保守停滯、不公不義大加撻伐，不僅打破了英國劇場一向堅持對舞台語言使用的節制(courtesy)，並且更對以文化傳承自傲的英國社會造成莫大的衝擊。從《憤》劇開始，奧斯朋和他的同輩劇作家們，一同改寫了戰後英國劇場的面貌，也在整體的社會意識裡投入異於傳統思維的因素，對封建階級或貧富之別，對所謂自由競爭的絕對價值，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意義，不僅提出在意識形態上的質疑，更以真實人物的生活與情

感，逼迫觀眾面對自我與身邊的人群。

德國在納粹政權時期，除了希特勒和他的一群核心分子的作為之外，一般大眾的沉默容忍、人云亦云、甚至默許支持，可能是更值得思考的現象。羅馬尼亞裔、卻以法文寫作的伊歐尼斯科(Eugene Ionesco)的《犀牛(Rhinoceros)》，就對這一點提出令人深思的觀察。

在一個平靜的小鎮上，開始出現犀牛的身影時，人們還嘖嘖稱奇，但隨著犀牛的數目不斷增加，有些人也開始變成犀牛。犀牛的龐大身形在市街橫衝直撞，讓整個小鎮越來越不安全，變身加入犀牛的行列，逐漸變成自保的唯一選擇。劇中的主人翁，也因此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：是放棄做人的尊嚴，變成強悍而無動於衷的犀牛，或繼續堅持為人，忍受自身的脆弱與外在環境的殘酷不仁。藉由《犀牛》這個現代寓言，伊歐尼斯科不僅檢視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與一般大眾的關係，更是對個人與社會群體關係的探究：人在群眾集體的壓力下，究竟能有多少堅持自我的空間？對於攸關人性與個人信念的問題，例如對其他族群的毀滅行動，能有多少選擇的空間？

無論他們個別面對的時空條件有什麼差異，易卜生、奧斯朋、伊歐尼斯科都選擇了不從俗、不媚俗，堅持憑藉一己良知的角色，選擇以作品對社會大眾發出並不悅耳的聲音，挑戰所謂「理所當然」的成俗和人們的意識。當時的人們對這些作品的反應，或許是激烈的，或許是無動於衷的，但經過時間的考驗，我們卻還是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，找到藉以思考當代問題的參考點，反而是當初漠視這些作家的

權威人士，或惡意攻訐他們的聲音，都早已在歷史的洪流中消沒無跡。

德國近代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漢納姆勒(Heinar Muller)，對於藝術在當代社會中所能扮演的角色，有一個非常發人深省的觀點。他以為：所謂藝術在當代社會中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「社會整體想像力的動員」(the mobilization of social imagination)。這句話所指稱的「想像力」，不是漫無邊際的胡思亂想，也不是流行事物的複製(例如在各種典禮或晚會中，賣座電影的扮演模仿，或充斥在各種媒體中的名人模仿秀)，而是立基於對現實的縝密觀察，對任何被宣稱為「不言自明」或權威的觀點的質疑，「逸於常軌之外」的思考，就如同易卜生在一個女性的「天職」是相夫教子的時代裡，想像諾拉(《玩》劇女主角)拋夫棄子、追求自我的可能，如同奧斯朋在一個保守的、講究禮儀的社會中，想像激怒大眾、改變社會意識的可能，如同伊歐尼斯科身處在一個滿是犀牛的世界中，想像孤獨地作為人的意義與價值。

在我們這個大眾傳播極度發達的社會中，陳腔濫調與刻板思考對人類意識的滲透與決定，其實以更為細膩的方式讓人無法抗拒。為了掌握日日更新的資訊，人們被迫不經獨立思考地接受被簡化的、甚至被扭曲的所謂知識與常識，卻不論這些事物與我們的生命有什麼關聯，或可能會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。因此，這個時代最需要的，不是我們每天在傳播媒體中看到、聽到的那些「意見領袖」或「社會精英」，而是如易卜生、奧斯朋、伊歐尼斯科，願意以大眾所不熟悉的形式與觀點，挑戰我們的情感與思想的「異議分子」。■

藝海拾貝

Jewels of the Art World

Jewels of the Art World Jewels of the Art World